

第二十一章 夜闖香閨遇宵小

謝初芙抱著被子迷迷糊糊要睡著的時候，突然聽到有人敲響窗子，還聽到外頭有人說話走動的聲音。

她一個激靈醒來，探頭隱約看到窗子外有個人影，急促的兩聲敲窗聲再次響起，她似是想到什麼，忙掀了被子下床，來到窗前才開了窗，就見一個身影俐落地翻了進來。

謝初芙這時終於聽清外頭的聲音，這是國公府晚上巡守的侍衛聲音，在問有沒有發現異樣。

她忙關上窗子，低頭一看，趙晏清正扶著椅子喘氣。

「你這是翻牆時被發現了？」她看他的樣子，大致上也猜到了。

趙晏清扶著椅子的手忙縮了回去，負在身後，身姿立即站得筆直。

他的強撐她都看到了，她抿抿唇，將笑意壓了下去，繃著臉去扯著他的袖子拉他到椅子裡坐，順手再給他倒了杯水。

「乾淨的。」她說：「你白天光明正大過來不好嗎？」

趙晏清接過水，抿了兩口，總算是順過氣來，聽到她後面的話又一頓，慢慢地回了句，「白天有王府的人在，沒辦法說話。」

好像也對。謝初芙正想坐下，卻覺得身子有些涼，這才想起來自己只穿著中衣，忙回屏風後取了外衣披上。

回來的時候看到趙晏清鳳眸極亮，但她一看過去，他又撇開頭，盯著手裡的杯子。幽暗月光下，她看不清他的神色，自然也沒法猜測他在想什麼。

她坐下，側耳聽到外邊的動靜消失了，但好像還有輕微的腳步聲，一看榻扇，果然看到有昏黃的光亮接近，估計是驚動在外邊值夜的丫鬟了。

她噓了一聲，趙晏清明白她的意思，默不作聲。

小丫鬟捧著燈，站在榻扇外一會，大約是在聽裡頭動靜，沒聽到動靜就又轉身離開了。

主子還在睡覺，她自然不會進來驚動。

見燭光慢慢遠去，外間又恢復黑暗，謝初芙鬆了口氣，「你驚動了侍衛，一會要怎麼出去？」

堂堂齊王夜闖未婚妻香閨，萬一傳出去，兩人真是跳黃河都洗不清。

趙晏清也有些尷尬，他沒想到護國公府的侍衛那麼警惕，而且對初芙這院子守得特別嚴。

「有永湛會轉移他們的注意力。」

「你把他丟外頭了？」

趙晏清嗯一聲，都怪這個身子毒還沒清完，體力總是跟不上。

謝初芙心裡同情了永湛一下，這王爺親衛也不是一般人能當的，關鍵時刻就得被賣出去。

兩人不約而同地沉默了一會，謝初芙想起早前打聽的，先打破沉默，將事情一一說來。

不想趙晏清聽過後卻是問：「妳一大早就去見陸承澤了？」

「對啊。」謝初芙覺得他的關注點不對，將話題又拉了回來，「表哥說，是陛下那裡不讓錦衣衛再追查睿王親兵的事，看來他們算是安全了。還有，那個燒死的人可能是南邊的富商，你怎麼想？這個要再有消息恐怕也得四五天。」

趙晏清這才微微回神，淡淡地問：「妳說那個富商先前有個妹妹是在……皇后身邊伺候的？」

「是的，這也是表哥告訴我的。那天我們在一個巷子裡吃餛飩，就見到富商從那巷子裡的宅子出來，他這人八卦又愛打聽消息，所以什麼都知道一些。」

「嗯，妳喜歡聽一些小道消息？我那裡也有不少的，妳想聽什麼，我讓人每日給妳送來。」

「啊？不是我愛聽，是我表哥愛打聽。」

怎麼，就越不過去陸承澤了嗎？趙晏清抿了抿唇。

謝初芙沒察覺他的怪異，繼續繞著案子說：「現在疑點是，如果死者真是南邊的商人，那他是怎麼到京城又被燒死的。死的時候，他明明還有意識的，因為他在尖叫掙扎，但是手又傷著了，如果是在著火前傷著，客棧裡的人應該也會發現才對，然而並沒有，這應該是案情的關鍵。」

「第二就是，死的另有其人，之前那個叫李雙財的人呢，他又去了哪裡？這兩人之間還有一個關聯點是，兩人之前有接觸，似乎還有合作，所以才有李雙財說自己要飛黃騰達的事，並訂下了京城的一座宅子。」

謝初芙說的都是疑點，但趙晏清所想的並不是這兩點，而是富商曾經有個妹妹在他母后身邊伺候。

如果死者真是青樓案那個富商，在司禮監裡還有人撐腰，那和宮裡的人肯定也有關係。

這個關係是從他母后那裡來的嗎？

他母后瘋了，死的又是和她能扯上關係的人，會有那麼巧嗎？

趙晏清覺得這一點也不可能是巧合，那天晚上……太子也在！

他思緒有些亂，眼前這一切像光透不進去的迷霧，明明有關聯卻又讓人毫無頭緒。

「殿下？殿下？」

「嗯？」

謝初芙連喊好幾聲，總算把沉思的人給喊回神了，她微微皺眉說：「殿下是想到什麼了嗎？」

「並沒有想到什麼太有用的東西，我會派人去南邊查查那個富商，應該能比大理寺的人快一些。」

「我也會再和表哥聯繫的，他那裡可能會有什麼別的線索也說不定。」

「不用了。」

趙晏清當即拒絕，引得謝初芙又側目。

他說：「不好老是麻煩他，而且我也不想讓人知道我在查這事。」

他有些緊張，語速很快，這下謝初芙終於發現他情緒不對勁了。

正好聽到他又說：「妳也不好老去見他，被人瞧見了，總會說些不好聽的。」說些不好聽的……她噗哧一聲就笑了，終於明白他哪裡不對了，這是吃醋了啊。

「那是我兄長，誰還能說不好聽的？下回你們什麼時候也正式見一見吧，他這人挺好的，就是總醉心案件，到現在也沒能給我找上一個表嫂。」

趙晏清還是木著臉拒絕，「那他一定沒有時間見我，我近來也得上朝。」

謝初芙真是忍得好辛苦，他話裡每一個字都帶著「本王在吃醋」的酸味。她清咳了兩聲，「那以後再說吧，總能見上的。」

吃醋的某王又是淡淡應一聲。

這時，夜風似乎刮得大了些，窗櫺都在震動。謝初芙就說：「殿下也該早些回去歇了，你明天還得上朝吧？」

趙晏清眸光又閃了閃，心道：他能不能把剛才要上朝的話給嚥回去？可說出去的話，潑出去的水，再後悔也只能站起身來。

正好外頭響起貓頭鷹的叫聲，這是永湛在發信號——外頭安全，可以離開。

謝初芙也站了起來，去開了窗，探頭一看，外面一片安靜。

「殿下慢些，天黑，路不好走。」

她話才落，就被他灼熱的氣息包圍，被他攬住了腰，在唇上輕輕啄了一下。

他似乎意猶未盡，但被她推了一下，他也只能鬆開手。

「我明晚再過來。」

謝初芙一愣，還過來幹麼？她不由得警惕退後一步。

趙晏清沒看見，已翻身出了窗，快步走到樹下，藉著樹幹做助力，順利翻過牆頭。

謝初芙看著空空的院子，把窗關上，抬手摸了摸唇，噗哧一聲又笑出來了。雖然剛才還是覺得他再來不好，但心裡似乎又有些期待。

她知道這是動心了。

她居然就對人那麼動心了！不過感覺還不錯。

謝初芙心裡有點甜，重新躺下抱著被子，全然不知剛被她確認動心的對象正被人拿著劍指在脖子。

趙晏清被寒意激得手心微濕，餘光掃見的是拿著劍的人，臉上戴著豬八戒面具，而永湛也立於那個戴面具的人側邊，手中的劍亦抵在他腰後。

暗夜下，三個人極詭異的僵持著。

趙晏清從沒想到自己還有這麼一天，剛私會了情妹妹，下一刻就被人拿劍架脖子上了，還是個戴著面具的詭異男子。

他腦子飛速運轉，怎麼想也不覺得國公府的侍衛會有這種怪嗜好，戴著面具巡邏，所以……這是外人？

可性命在人手上，他想再多，有所判斷也不敢擅動。

永湛也是一身冷汗，死死盯著那張豬八戒的臉，就怕對方一個手抖，他家殿下要血濺三步。

三個人就那麼僵持對峙著。

不遠處又傳來巡邏侍衛的腳步聲，聽動靜，是要往這邊來的。

趙晏清心中一動，說道：「這位壯士，我們再站在這裡，都會被人發現。若不如各走一邊，相安無事？」

不想面具人根本沒有動，長劍甚至又往他脈搏處靠近了些。

永湛注意到他的動作，劍尖也刺破對方的衣裳，冷聲道：「不許動！」

三人依舊僵持著，可聽著腳步聲越來越近，趙晏清也不勸了，實在不行，他丟個王爺臉面，被謝家人發現夜闖未婚妻閨房，初芙肯定不會丟下他不管，但這個人極可疑，不但混進國公府來，又在姑娘家的院子外。

他決定就那麼僵持著，怎麼看，這人都比自己可疑和危險。

趙晏清沉默了，永湛卻急得手心都是汗，再不走就真要被人發現了。

戴著面具的人也是巍然不動。

聽著腳步聲，趙晏清在心中默默算著也就十餘步的距離，不料這個時候，脖子上的劍突然離開了，他聽到身後有腳步聲，那個面具人要離開了。

他心頭有主意閃過，轉身大掌抓向那人的肩膀，並大喊一聲，「永湛！」

永湛會意，當即跟他一同去擒那面具人。

面具人沒想到對方居然出爾反爾，反應過來就與兩人打鬥起來。

這個時候，趙晏清出人意料地高喊，「這裡有人侵入！」

面具人聞言，身子抖了一下，本只是自衛的動作成了殺招。

永湛被他精湛的武藝嚇一跳，忙拚全力去追擊，但對方不但武藝高他一籌，力氣還大得嚇人，兩劍相撞間，他手腕被震得發疼。

趙晏清被這個身子拖累，空有一腦子的招式可體力卻追不上，只能幫著攻對方下盤，還毫無用處。

在侍衛高喊著趕過來前，那人直衝向謝初芙的院子，踏著院牆飛身進去。

初芙！趙晏清頭皮頓時發麻，三話不說也攀著院牆跳了進去，並高聲喊，「初芙，不要出來！」

謝初芙才躺下就聽到院外的吵雜聲，細聽下竟是趙晏清的聲音，猛地再坐了起來，但他在喊讓她不要出去……正猶豫著，院子裡亮起了燈，丫鬟和婆子被驚動，都打了燈籠出來。

被追到院中的面具人也不往屋裡去，而是再翻了另一面牆快速離開院子。

一眾侍衛都跟著翻牆再追了過去，可憐那面雪白的牆多了一排腳印子。

趙晏清進了院子後卻沒有追人，順帶把要追上前的永湛也拉住。

永湛氣喘吁吁，驚疑不定道：「殿下，不追？」

「他是賊，我們也好不到哪裡去。」他剛才是靈機一動，惡人先告狀，這會兒再追上去幹什麼？當然是找人把自己先摘出來！不然等國公府侍衛抓到人，再被人揭穿，他這王爺的威儀真要掃地，無顏面對列祖列宗。

永湛聽了，後知後覺反應過來，看著氣定神閒去敲姑娘房門的主子，不由得鄙視了一下，他們家殿下什麼時候變得這麼無恥了。

謝初芙和值夜的丫鬟就躲在屋裡，聽到有人敲門，再聽到是趙晏清的聲音，她鬆一口氣。

丫鬟去開了門，趙晏清才進屋，就看到謝初芙將手裡那如胳膊粗的棍子放在圓桌上，他挑了挑眉，心想這屋裡哪來的棍子？

「殿下這是怎麼了？」謝初芙本想問他怎麼又回來了，但丫鬟在屋裡，忙改了口。

「追一個可疑人追到這兒來了。」趙晏清胡謔起來面不紅氣不喘。

這下輪到謝初芙挑眉了，她將丫鬟趕了出去，聽外頭越鬧越大的動靜，知道這裡暫時安全了，就大開著房門，畢竟是深夜，不管發生了什麼，孤男寡女的關著門，說出去都不好。

趙晏清看著退到院中的丫鬟，這才將事情全部說來。

謝初芙聽完覺得有些無語，這招作賊喊捉賊也真夠損的。

「我看國公府也不是太安全，我回去就挑信得過的侍衛過來，就守在院子裡。」

「這是不是也挺方便殿下以後行事的？」

謝初芙一雙杏眸定定地看著他，趙晏清一怔，耳根旋即發燙變紅，心思被人看個透澈，還挺不自在的。

她看著他難得的窘迫模樣，抿唇笑了，眸光璀璨，「要勞煩殿下了，有殿下的人在，我也安心。」

趙晏清就聽到自己心臟怦怦猛跳了幾下，覺得她的笑十分閃亮，口也好像有點乾。明明開著門，他怎麼覺得氣悶，體溫也不受控制地越來越燙。

謝初芙看到他耳根通紅，一雙鳳眼一眨也不眨地看著自己，但自己一對上那視線，他又開始閃躲。

一見她就要流氓的齊王……是在害羞？

她心情大好，有種扳回一局的舒暢，放在膝蓋上的手動了動，餘光掃到他的手也放在膝上，還把袍子都抓皺了。

她不禁想起昨夜他朝自己伸來的手，手心溫暖，溫度讓人眷戀，她的手就慢慢探了過去。

可偏偏外頭突然響起一陣腳步聲，謝初芙有些遺憾的收回手，心想，還想著自己也能耍一回流氓呢。

是追人的侍衛回來了，面有惶恐，半跪在外頭稟報，「稟姑娘，那人逃離了國公府，屬下辦差不力，還請姑娘責罰！」

「逃了？」謝初芙聽到人逃了，似笑非笑地看了趙晏清一眼，見他鳳眸就垂了下去。

她覺得逃了也挺好，也省得解釋了。

「逃了也罷，今晚若不是齊王殿下路上就發現那人行跡詭異，跟了過來，後果怕是不堪設想。」

「是屬下的錯！」侍衛長又是抱拳請罪。

趙晏清這個時候輕咳一聲，「也不能全怪府裡的侍衛，明兒我再派些人來，畢竟國公府那麼大，總會有漏洞的。」

謝初芙笑容燦爛，「那就有勞殿下了。」說罷，又吩咐侍衛長，「二叔和老夫人那裡怕也被驚動了，你們只說是有外人潛進來，齊王殿下跟過來的事就別提了，省得府裡再傳得亂七八糟的。」

侍衛長應是，自己沒被罰雖然心裡鬆了口氣，卻又覺得十分愧疚，暗中咬牙發誓，從今以後，連隻蒼蠅也別想再飛進姑娘的院子來！若是抓到闖進來的那個人，非得朝他身上甩一百八十鞭，誰讓他連累他們墮了名聲！

看著侍衛長又愧又氣地離開，趙晏清發現了一個問題，「國公府的侍衛似乎都聽妳的令？」

謝初芙的目光已回到他的手上，點了點頭，「都是我爹爹留下的親衛，別人想指使也指使不動。」

怪不得她的院子明顯防護比其他地方強。

趙晏清了然，也知道自已又該走了，抬手就去握了她的手，「那我回去了。」

謝初芙低頭盯著他握過來的手，指尖在他掌心輕輕搔了搔，「我讓侍衛送你從側門走。」好可惜，還是沒先主動。

趙晏清卻被她細微動作弄得一顫，猛然收回手，耳根再度發熱，他站起身來，「不用麻煩了。」說罷便匆匆離去。

謝初芙哪裡會讓他自己走，這不就暴露了他對國公府很熟悉的事嗎？所以她忙叫了丫鬟追上去，讓侍衛暗中送他出府。

突來的一場鬧劇擾了國公府眾人安眠，好不容易從國公府逃走的面具青年也是一臉鐵青。

他蹲在遠離國公府的一處小巷子裡，狠狠地把面具摘下，露出一張剛毅英俊的面容，一邊大口大口的喘氣。

他居然在自己家裡成了人人喊打的鼠輩，齊王真是夠狠的，他還沒找人算帳，居然就被陰了，這事沒完！

謝擎宇想到那個先闖了妹妹閨房的齊王還敢作賊喊抓賊，鬧得他狼狽不已，一想起來就氣得牙癢癢，要不是看上上回齊王以身護住妹妹，早一劍刺他個對穿了！

謝擎宇越想越氣，一屁股坐到地上，又覺得有些惆悵，父親什麼時候回來，妹妹還沒出閣就被人欺負了，他想現身都不能……而且他們突然回來，妹妹會不會禁不住刺激？

思緒紛亂，想到讓妹妹獨自一人過了那麼些年，心裡無比愧疚。

謝擎宇喪氣地坐了好一會，這才站起身拍了拍灰塵，從懷裡摸出個錢袋子，不管怎麼樣，又有銀子能吃飯了。

十五那晚，他在火場丟了錢袋子，淪落到要在自家廚房偷東西裹腹，真是一世英名盡毀。什麼叫一文錢難倒英雄漢，他是嘗到滋味了。

謝擎宇拿著沉甸甸的錢袋子，心情總算轉好一些，準備找間還沒打烊的店吃頓好的。

當他腰間別著面具，大搖大擺地走過一處牆根時，看到一張佈告，是大理寺發佈

的，上面寫著十五那晚燒死的人的特徵，是認屍公告。

謝擎宇腳步頓了頓，回想起那天他救了齊王後怕暴露，就跑到樓頂去了。

他看到有人從燒著了的客棧破窗而出，就想了個方便，伸手拉了那人一把，當時那人慌慌張張的，身形倒和公告上面燒死的人相似。

還好逃出來了，不然就得跟這佈告上的人死得一樣慘，想到這，他心道：他的錢袋子是不是那個時候丟了的？

謝擎宇想到丟掉的銀子，心裡直抽疼，往佈告掃一眼便邁開步子走遠了。

而回到家的永湛發現自己腰間被人劃了一道，錢袋子丟了，不過那錢袋子也沒有特別的標記，還是他家殿下的銀子，丟了就丟了吧，不是自己的不心疼。

次日，大理寺的人接到五城兵馬司、西城巡守的士兵報案，說是在棲湖發現了具男屍，死者身形微胖，目測死亡兩日，身上沒有能證明身分的東西，但翻出來兩個錢袋子。

昨日有宵小闖入府，護國公府今日個個面色惶惶，連謝二夫人都後怕，讓人去查看各處庫房的情況。

昨夜謝二老爺在衙門當值，一早收到消息也趕回府裡，召來昨晚守夜的侍衛長問情況。

侍衛長一夜沒睡，提到那個讓他們墮了威名的宵小就氣得牙癢癢。他本來就不受謝二老爺管，回起話來便也不太客氣，而且謝家二房這幾年慢待他們家姑娘，他心裡也記著仇呢，三言兩語就打發了謝二老爺。

這反倒叫謝二老爺氣得難受，連灌了兩杯茶，拍桌子道：「國公府的守衛就該全換掉！」

「國公爺，您真要換嗎？」謝二夫人神色微變，開始算帳了，「府裡有三分之二的侍衛是大房的人，月銀都還在大房產業的帳裡走。他們一個侍衛每月就一兩銀子，而侍衛將近五十個人，如果重新請護衛，那就是另一筆開銷了。」

五十兩銀子看著不多，可日積月累的，一年下來也不少了。

他們二房現在都在吃老本，那些產業莊子的收益只勉強夠日常嚼用，而且兒子還沒娶親，女兒還沒出嫁，這些都要錢啊。

謝二夫人心裡啪啪的算帳，只在兵馬司混個五品武職的謝二老爺聽了臉都黑了。

他接手了偌大的國公府，銀子不見多，反倒因為這個爵位成為了負擔，每年年節送禮就得送掉一大筆銀子，不送就會顯得他們國公府真的沒落了，那樣就更不會有人跟他來往。

想著早些年兄弟兩分了產業，謝二老爺心中悔得很。

那個時候他仗著兄長在，覺得兄長說不分家可以，但都各自成家了，不如產業分一分吧。當時各項莊子、鋪子收益都不錯，他就多要了，他兄長便將莊子、鋪子給他，該兄長的他就折算成銀子補償兄長。

可他哪知會有經營不善的事，自打兄長戰死，生意也越來越難做，六家鋪子已經關了四家，便想著租賃出去也好收回點銀子，結果租他鋪子的人生意卻又紅紅火火的。

謝二老爺越想越氣，那句讓換掉侍衛的話再也說不出口了，只心裡忿忿地想，果然大房留下的就是個喪門精，讓他們二房都跟著倒楣！

隨後又想到大房的銀子都在謝初芙手裡，她馬上要嫁人了，心頭就跟被人挖了一刀似的，因為光他知道的，大房存在銀莊的銀票就有十萬兩銀子，可他們二房現在連一萬兩現銀都拿不出來！

「國公爺，您怎麼了。」謝二夫人算了一通帳，抬頭就見到他痛心疾首的樣子。

「我難受。」謝二老爺站起來，捂著心口，腳下踉蹌的回了屋。

謝二夫人正疑惑，謝梓芙正好進來，把剛才聽到的消息告訴娘親。

「娘親，您知道嗎？昨天齊王府的嬪嬪來了，小丫鬟聽到她們說話，說齊王要給謝初芙置私產，還把王府的帳本帶了過來！」

謝二夫人一聽就直皺眉，「王府的帳本帶來做什麼？難道現在就讓那丫頭管王府的事了？」

這人還沒嫁呢，還給她置私產？！那得給多少？再說了，謝初芙的嫁妝呢？

謝二夫人猛然想起來，自己這孀娘是不是要幫著張羅謝初芙的嫁妝？她眼珠子一轉，想到有錢的大房，抿抿唇就站起身來，「走，我們過去看看。」

謝梓芙一聽當即躲到一邊，「我不去，那個倒楣鬼，別再給我沾霉氣了。」

謝二夫人恨鐵不成鋼，那有金山銀山，怕什麼霉氣！她氣得一甩袖子，自己走了。謝梓芙就坐在椅子冷哼，在想一會要找她爹爹要銀子，她兄長前兒從衛所回來，拿了她一百兩的私房錢呢，那是她存了小半年的，得跟爹爹討回來。

第二十二章 亡兄荷包牽涉命案

謝二夫人心裡有著小算計，直奔謝初芙的院子，不料有一個人比她快了一步。

謝初芙將將用過早飯正在漱口，王府的兩個嬪嬪在邊上滿臉微笑，心中誇讚果然是在太后身邊待過的姑娘，禮儀舉止完全無可挑剔。

「表妹——救命啊！」

正是這時候，一聲哭喪般的哀嚎直震謝初芙耳膜，正要吐出嘴裡含的水的謝初芙一個不小心，被嚇得把水全嚥了進去，她還被噲了一下，咳得眼淚都要出來了。嬪嬪們見狀，心念一改，果然人都不禁誇的。

這時，哭嚎的陸承澤已經衝了進來，站在門口的常義想擋都擋不住，只能眼睜睜看著衣襟都跑亂了的少年公子來到未來王妃身前。

「表妹，妳舅舅要抓我去拷問，妳要給我做證啊，我是清白的！」

「你個混帳東西！我什麼時候要拷問你了？你給我站住！」

謝初芙還沒有釐清頭緒，陸大老爺的咆哮聲音已經在院子裡迴響。

陸承澤嚇得臉色一白，跟無頭蒼蠅一樣在屋裡轉了兩圈，然後一頭就要往謝初芙的閨房裡鑽。

謝初芙見他想躲，其實哪裡還能躲，他又不是元寶，還能藏殼裡。就見她一伸手，

就在眾目睽睽之下，抓住她倒楣表哥的衣領，生生把人留在原地。

追得直喘氣的陸大老爺臉色鐵青地進門，陸承澤面如死灰，覺得自己這算是自投羅網吧，怎麼就忘記這表妹有怪力，而且向來喜歡看他熱鬧。

謝初芙見舅舅進來了，這才鬆手。

陸承澤一邊嚙著唾沫一邊往後退，「爹，我們有話好好說，我怎麼可能殺人。」

「你沒殺人你跑什麼？還在大理寺衙門拔腿就跑，你要讓別人怎麼想你？」

殺人？謝初芙聽到這兩個字眼，手一抖，忙問：「怎麼回事？表哥你殺人了？！」

陸承澤一聽又要哀嚎。

葉嬈嬈、林嬈嬈實在看不下去了，忙拔高了聲音說：「這位可是寺卿大人？」亂作一團的三人紛紛住了嘴。

謝初芙忙理了理衣裳，兩個嬈嬈一言難盡地看她恢復端莊，但已經晚了，剛才她們都看見了。

葉嬈嬈朝著陸大老爺行一禮，說道：「我們是齊王府的管事嬈嬈，如今在王妃跟前指點禮儀。」

陸大老爺想到自己氣極，失了分寸，忙斂了斂神，瞬間又成了平素冷靜的大理寺卿，他朝著兩人拱拱手，「是本官失禮了。」一個舅舅闖了外甥女的院子是不太好聽，何況還有個混帳表哥。

兩位嬈嬈見他一瞬就冷靜無比，嘴角抽了抽，他們準王妃果然是陸家血統啊，這變臉的本事就是陸家祖傳吧。

謝初芙這時出來打圓場，朝兩位嬈嬈行了一禮，「舅舅與表哥前來做客，還請嬈嬈行個方便。」

嬈嬈回以一禮，她們自然不會為難謝初芙，她們只是要表現下自己的存在，畢竟她們代表著齊王府，也是要告訴前來的陸家父子倆，如今他們面前的姑娘身分不同，好歹為謝初芙掙些威嚴。

等屋裡的人都退了出去，謝初芙讓蘇葉、蘇木上茶點，之後讓兩人守在門口。

陸承澤早跑得嗓子都要冒煙了，端了茶就咕咚一通喝。

陸大老爺面有沉色，只抿了幾口茶。

謝初芙見狀，知道自己不開口，一會這對父子又得亂起來，便道：「舅舅，究竟怎麼回事？」

「妳看看這個！」陸大老爺直接將一個錢袋子放到桌上。

那錢袋子是濕的，看著沉甸甸的，至於花紋樣式……藏藍的綢緞布，上面繡了蘭草，那蘭草還是……

謝初芙盯著一看再看，沒錯，那蘭草是她繡的，她這麼些年來就沒練好繡工，細長的蘭草繡成像泡發的海帶，十分獨特，全京城只能出自她的手。

「這不是我送你們的錢袋子嗎？」

確定東西是出自她，她就更疑惑了，為什麼錢袋子濕了？而且聽舅舅的意思，這錢袋子是懷疑倒楣表哥殺人的物證？

陸大老爺盯著錢袋子，語氣沉沉，「兵馬司發現一具浮屍，那具屍體上沒有能證

明身分的東西，但身上帶了兩個錢袋子，這是其中一個！」

「這不是我的啊，我的錢袋子用得起毛了，我還給表妹了，讓表妹再給我做個新的！」

他沒捨得絞了，因為怪力表妹根本不善女紅，繡個錢袋子都要兩個月，想著讓她看著照做一個。

聽陸承澤一提起，謝初芙猛然想起是有這事，她把這事忘到腦後了，起身就進了內室，找出繡筐，轉身又出來。

繡筐裡頭正靜靜躺著兩個錢袋子，一個面上都被磨出毛絨了，一個蘭草才繡了個梗。

「表妹，這都一個多月了，妳就繡了那麼點？」陸承澤不可思議盯著看。

陸大老爺伸手將兩個錢袋子拿了起來，看來他兒子確實沒有說謊。

謝初芙看他沉思，就問道：「舅舅，那我給您的那個呢？」

陸大老爺丟了手上的，從袖子裡掏出一個來，是同一款，但顯然比陸承澤那個要新得多，一看就是保護得很好。

謝初芙一看，意味不明瞥了陸承澤一眼。這是同時送的，舅舅能用半年不損，他這是拿來裝銀子還是拿來裝釘子了？

陸承澤被她目光一掃，就跟有冷風刮過脖子一樣，打了個哆嗦，心虛道：「我……我天天要往外跑，用銀子的時候多，所以壞得快。」

謝初芙都想呵呵冷笑，不愛惜就是不愛惜，藉口！

陸承澤尷尬地轉移話題，「爹，這不是我的，我是清白的，那死了的人跟我無關！」

「我又不是傻子，我知道了。」陸大老爺沒好氣回他一句。

謝初芙想了想，又盯著桌上的錢袋子看，左看右看都沒看出問題來，「這錢袋子半新不舊的，又是出自我手……」

她話說到一半，眉心一跳，抬眼就看到父子倆的視線落在自己身上，她雙手一舉，「我沒有殺人！」

父子倆眼神卻仍是不信，妳有怪力，不好說吧。

看著他們懷疑的目光，謝初芙氣得想咬牙，「我就該做偽證，讓表哥定個殺人罪去償命好了。」

剛剛才被人證明清白的陸承澤馬上露出討好的笑，「表妹別生氣，不過是懷疑嘛，懷疑。」

陸大老爺也有些尷尬，實在是斷案斷得多了，有什麼可疑的下意識就會想弄明白。他咳嗽一聲，「那這在死者身上的錢袋子究竟怎麼回事？」

謝初芙也想知道，她覺得自己也許真是衰神附身，總是人在家中坐，鍋從天上來。

陸大老爺思索了一會，伸手去解開錢袋子，裡頭有三張百兩銀票，還有近五十兩的銀子，但都零零碎碎的。

身上帶那麼多錢，要趕路上哪裡去嗎？不然有五十兩就夠在京城逛一圈了。

謝初芙看著銀票，被水泡過，字跡已經掉了不少，不過可以看得出來有些時間了，因為銀票上的折痕很深。

她看了幾眼，沒發現，就又去看這個錢袋子，當即想要伸手去拿，結果陸承澤快她一步。

他拿起錢袋子嘿嘿地笑，「表妹要看啥，我弄給妳看。」一臉妳不要想毀滅證物的樣子。

謝初芙真想一拳打過去，忍了忍才說：「翻過來，我看看走針。」

走針有什麼好看的？但陸承澤依舊翻了內襯出來。

謝初芙盯著看了好大會，臉色十分古怪，「這錢袋子不是近兩年做的。」

不是近兩年是什麼意思？

在父子倆疑惑的眼神中，她指著一處凌亂的針腳，「你們看，這是我走針很生疏，縫錯一些又不想拆掉，就直接補了針。我有兩三年不犯這個錯誤了，所以這起碼有五年了。」

五年前，她那時候剛學會做錢袋子，成品只有兩個……她送給了父親和兄長？！想到這，她不由得皺起了眉頭。

陸承澤急吼吼地問：「五年前的？妳確定？妳都送給了誰，做了幾個？」

「兩個，爹爹和大哥。」

此言一出，屋裡都安靜了。

「這怎麼可能。」陸大老爺率先第一個搖頭。

謝初芙也覺得不可能。是啊，都已經去世四年的人，他們的東西怎麼可能會出現？可她驀地又想起了什麼，說道：「你把它全翻過來。」

陸承澤忙照辦，看到錢袋子沒繡蘭草的一面右下方有一個小小的字——字。

「看吧，我大哥的。」

因為那個時候她同時在學繡字，這個字字也算是練手的。

屋子裡又安靜了。

最終還是陸大老爺先開口，「妳確定這個錢袋子妳父親和兄長出征前帶走了？」

「確定。出征的時候，是我幫他們收拾的東西。」

「那這錢袋子是怎麼回事？」

謝初芙也想知道是怎麼回事，兄長的遺物在京城，還裝著銀子，怎麼看都是還在用的。但現在是先追究這個的時候嗎？

她思索了一會，說道：「舅舅，那個死者身分清楚嗎？有什麼特徵嗎？」

陸大老爺說：「在水裡泡了兩日，肢體都發脹了，但還能看出來以前微胖，穿的是絹質衣裳，戴了網巾，可以判斷是個從商的。」

本朝有律例，商人不得穿綢緞，當然也有例外的，比如和司禮監扯上關係的，穿了也就穿了，就像青樓案的那富商就是穿著綢緞到處跑，卻沒有人敢去找麻煩，所以隨著司禮監日漸勢大，這條例也算是名存實亡。

從商的、微胖？

謝初芙和陸承澤抬頭相視一眼，旋即異口同聲道：「李雙財！」

「什麼？」陸大老爺被兩人嚇一跳。

謝初芙說：「李雙財，那個一開始被以為是燒死的李雙財！」

陸承澤接話，「身形微胖、從商，李雙財到現在還沒有找到人，讓他家人來認一認。」

陸大老爺反應過來，說：「如果這人是李雙財，另一個燒死的是青樓案那個姓賈的富商，兩人的死有沒有關係？」

謝初芙順著話也沉思起來，想了一會，突然喪氣地往椅子裡一靠，「不管有沒有關係，這事都得和我扯上關係。這錢袋子怎麼回事？」

她大哥去世四年了，這東西在李雙財身上出現，又是她做的，自然會和她扯上關係。

提起這事，陸大老爺也沒辦法解釋，只能問她，「有能證明這錢袋子是當時妳給了擎宇的嗎？」

「能。但都是我的丫鬟，還有留在府裡的老一批的侍衛。」

那都算和謝初芙有關係的人，這樣的人當證人，不足以說服人。

陸大老爺沉吟了一會，道：「這樣吧，我先去確認死者身分。錢袋子的事我也會先說個明白，到真要妳出面澄清的時候再說，也許死者家人也能找到別的線索。至於姓賈的富商是死是活，還得等去查的人回來。」

陸承澤聽得睜大了眼，不服氣道：「為什麼當時您見到這個就要抓我來審，表妹就是再說！」

「閉嘴！」陸大老爺一眼瞪了過去，陸承澤當即乖乖閉嘴。

他果然不是親生的，這心偏得簡直沒天理。

謝初芙雖然鬱悶卻也沒有辦法。

這時謝二夫人已經被攔在院門口好半天了，還是沒能見到謝初芙，又聽到裡頭是陸家人，想了想還是心虛先溜走，左右這家現在她做主，看這丫頭的嫁妝天經地義！

陸大老爺那頭安慰了謝初芙幾句，帶著不爭氣的兒子走了。

他這頭才離開，在女學伺候三公主的宮人來了，是給三公主帶信的。

謝初芙接過信一看，是讓她幫忙取詩社的名字，說雖然她不在書院了，但詩社不拘是不是書院的學生，書院的比試她可以不參與，但以後還是有很多機會藉詩社來辦宴會云云，所以她還是詩社一員。

看到這裡謝初芙有些頭疼，現在她正一團迷霧解不開呢，還得再費神詩社的事。但一想到她以後可能就只能窩在王府後院，確實日子也夠無聊的……詩社，起碼能打發時間。

至於名字嘛……謝初芙靈光一閃，想到了前世她除了學業外還沉迷的一件事，二話不說讓拿了筆墨來。

信紙上就寫了晉江二字，然後把墨吹乾，將信裝好。

宮人笑吟吟接過，小聲問：「謝姑娘，公主還託奴婢來問，還有新話本嗎？送去的一本，公主說已經快要看完了。」

話本……謝初芙神色一頓，「得出府再買，勞煩公主等兩天，兩日後妳再來取。」

「那奴婢就替公主先謝過姑娘了。」宮人辦好差事，高高興興地走了。

謝初芙跟前總算是清靜了，看著還放在桌案上的筆墨，又開始寫東西，不一會，紙上就寫滿了。

疑似死者：賈姓富商，與皇后和司禮監有關係；李雙財，與賈姓富商有生意往來。賈姓富商燒死在客棧外，日期八月十五夜；李雙財，溺死，初步判斷死亡兩日，是和賈姓富商同一天死亡。

是有人同時殺了兩人？那動機呢？

謝初芙看得眉頭皺成一個川字，視線落在賈姓富商上，這人和皇宮有扯到關係。皇后瘋了，現在和皇后有關聯的富商死了。按她倒楣表哥先前的八卦，賈姓富商的妹妹伺候過皇后，但也死在宮裡了。

謝初芙隱隱覺得這裡面有問題，又在紙上添了幾句話，讓人拿了信封，直接交給常義。

「常公公，裡面的東西很重要，務必交到殿下手中。越快越好。」

常義見她神色鄭重，當即應諾就準備回王府。

此時，謝擎宇在昨夜那面牆看到了新公告。

「嘖，怎麼又死人了，最近京城不太平啊。上回燒死，這回溺死。」他一眼掃過去，慢悠悠鑽進巷子裡，想著怎麼再潛回國公府不能被發現。

幾年沒回來了，即便還不能現身，遠遠看一看妹妹也是好的，而且也不知道齊王那小子晚上會不會再偷偷跑來，他必須再潛回國公府去！

過了中秋，院子裡的蟬聲就歇了，謝初芙端端正正坐在圓桌邊用飯，整個院子寂靜一片，就算屋裡站滿了丫鬟和嬪嬪也只有微微的呼吸聲。

聽慣了熱鬧的聲音，她這會倒覺得很彆扭，有種到了宮裡的拘束。

用完一碗飯，蘇木見到，機靈地又要上前再給她添。

兩位嬪嬪對視一眼，葉嬪嬪輕咳一聲，說：「王妃，婚期就在三個月後，王妃是不是減一些食量，不然下午禮部的人來量身做嫁衣……」胖了就又得改。

謝初芙當然聽懂了。蘇木要去盛飯的腳步頓了頓，眼底有些不滿，當個王妃居然要連飯都不給吃飽嗎？

謝初芙有些猶豫，不過她知道自己的飯量在姑娘家中是少見的，她正想著要怎麼說才不會叫自己餓肚子，就聽外頭有人高唱齊王殿下到。

屋裡的丫鬟、嬪嬪當即跪下，她則慢悠悠地站起身，就見趙晏清一身朝服，腳下生風地大步邁進屋。

屋裡圍了六七個下人，他一怔，恍然想起現在是白天，自然不可能就他們兩人，這般正大光明的見面他反倒不習慣了。

「都起來吧。」他一抬手，眾人紛紛謝恩。

謝初芙盯著他的朝服看，絳紗袍下露出中單織黻紋的領子，三色小綬懸掛著玉環，本就修長的身形似乎更加挺拔了。

以前見他總是狼狽，這陽光一照，才算看清他身為皇子的威儀。

她抿唇一笑，「殿下怎麼來了，可用過午膳？」

趙晏清沒錯過她打量自己的神情，不自覺挺了挺胸，「才從皇宮趕來，今日工部有議事，要厚著臉皮來請王妃留用一頓午膳了。」

可不是厚臉皮嗎？謝初芙睨了他一眼，眸如星辰。

這就叫王妃了，齊王府的人尊稱是給體面，她現在頂多是準王妃，不過聽著還挺順耳的。

「殿下不嫌棄就是。」

趙晏清早被她笑得指尖都酥麻麻的，那似嗔還嬌的眼神像羽毛一樣拂過他心湖，撩得他心裡一片不平靜。

他想去牽她的手，走了兩步才反應過來屋子都是人，遂道：「妳們都退下吧，不必在這裡伺候了。」

林嬪嬪說：「殿下，您陪王妃用餐，奴婢在這邊伺候著吧，王妃也用過了……」

「沒有呢，我還沒有用好。」謝初芙笑吟吟打斷。擋她吃飯者，要被她收拾的。林嬪嬪聞言，睜大了眼。

趙晏清掃向圓桌，就看到空了的青花小碗，似想到什麼，眉頭皺了皺。

葉嬪嬪見他神色知道是瞧見空碗了，忙跟著說：「王妃今天下午要量身，奴婢們正說讓王妃保持好身形……」

趙晏清正聽著葉、林兩人千方百計想證明謝初芙用過飯了，就發現袖子被人輕輕拽了下，側頭就看到謝初芙不知什麼時候挨了過來，淡淡的馨香就纏在他鼻尖。

他想也沒想，冷聲道：「下去！」

兩位嬪嬪不由得一凜，她們本就極少見到趙晏清，如今又見他沉了臉，嚇得再也不敢說話，施了一禮就慌張離開。

謝初芙瞅著人離開，朝走在後邊的自家丫鬟說：「再讓廚房添兩個菜來。」

「不必了，把門也帶上。」趙晏清又吩咐一聲。

門外的兩個嬪嬪聽到這明顯柔和得多的聲音，心裡說不出是啥滋味，殿下對謝家丫鬟都比對她們有耐心，準王妃明顯很受寵。

兩個嬪嬪看著被緩緩關起的門心情很是複雜，想著這個時候再去討好謝初芙還來不來得及。

謝初芙在櫃子裡取出來乾淨的碗碟，準備再找個乾淨的帕子擦一擦，趙晏清見她忙，一手就攔下了，「我說過，沒覺得妳這兒有不乾淨的。」

「殿下……確定？」他這潔癖還有選擇性的嗎？

趙晏清當然確定，他也奇怪，變成齊王後，他把齊王穿過的中衣鞋襪幾乎都換了，若不是朝服一類的不好換，他估計也會全扔掉，但唯獨靠近她沒有那種不自在感。

「那……請用。」謝初芙見他淡然，就將筷子遞他手上，給他夾了一筷子的魚肉，選的是沒有碰過的那邊，同時問道：「怎麼這個時候過來了。」

「帶了給妳增添的侍衛過來，再者，妳不是送了信？」

他把魚肉放嘴裡，細嚼慢嚥後才緩緩道來，抬起的手又夾了一筷子魚肉，卻是謝

初芙先前動過筷的那邊。

謝初芙不動聲色地看著，他這是在無聲表示對她的親近吧？她笑著給他盛飯，也給自己盛了滿滿一碗。

趙晏清看著那堆尖的小碗，心道：果然，上回就聽到陸承澤說她胃口好，剛才嬖嬖們是不讓她再吃了。

她力氣大就是因為吃得多？

見過謝初芙膽大、剽悍，現在再加個食量大，他是一點也不震驚，還十分高興地給她夾菜。

這種跟人一塊兒分享吃食的經歷他是沒有過的，當下新奇又有些莫名的感動。

Crescent Family